

傷寒明理論卷中

仲景全書

宋聊攝人成無己撰述

明新安吳勉學師古閣

明應天徐

鎔春浦校

喘第二十六

傷寒喘者何以明之肺主氣形寒飲冷則傷肺故其氣逆而上行衝衝而氣急喝喝而息數張口擡肩搖身滾肚是爲喘也傷寒喘者有邪氣在表氣不利而喘者有水氣之氣射肺而喘者各不同也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湯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傷寒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喘者小青龍湯去麻黃加杏仁主之是欲發



治證
各別

散水寒也。經曰：喘而汗出者，與葛根黃芩黃連湯以利之。汗出而喘者，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以發之。二者如絳而然也。且邪氣內攻，氣逆不利而喘者，因喘而汗出，見其邪氣在裏也。雖表未解，未可和之。若邪氣外盛，壅遏使氣不利而喘者，雖汗而喘不已，見其邪氣在表也。雖經汗下，亦可發之。此亦古人之奧義。傷寒止於邪氣在表而喘者，心腹必濡而不堅，設或腹滿而喘，則又爲可下之證。經曰：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爲因滿脹而喘矣。又或邪氣內盛，正氣欲脫，氣壅上逆，亦主喘也。經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又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爲肺絕。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此爲命絕。皆爲不治之喘也。省疾問

病更宜消息

嘔吐第二十七

傷寒嘔吐何以明之嘔者有聲者也俗謂之哕吐者吐出
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是以於嘔則曰食穀欲嘔及
吐則曰飲食入口卽吐則嘔吐之有輕重可知矣傷寒嘔
有責於熱者有責於寒者至於吐家則悉言虛冷也經曰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又曰
胃中虛冷故吐也嘔家則不然嘔有熱者有寒者有停飲
者有胃脘有膿者皆當明辨之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
與其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大柴胡湯主之者是邪熱
爲嘔者也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與其乾

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是寒邪爲嘔者也先嘔
後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後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
停飲嘔者嘔家有癰膿不須治膿盡自愈是胃脘有膿
嘔也諸如此者雖有殊別大抵傷寒表邪欲傳裏裏氣
逆則爲嘔也是以半表半裏證多云嘔也傷寒三日
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
是知邪氣傳裏者必致嘔也至於乾薑附子湯證云不嘔
不渴爲裏無熱十棗湯證云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
表解裏未和也卽此觀之其嘔爲裏熱明矣嘔家之爲病
氣逆者必散之痰飲者必下之千金曰嘔家多服生薑此
是嘔家聖藥是要散其逆氣也金匱要略曰嘔家用半夏

以去其水水去嘔則止是要下其痰飲也嘔多雖有傷明證不可攻者謂其氣逆而未收斂爲實也其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已爲難治蓋謂其虛寒之甚也醫者必審其邪氣之虛實疾證之逆順爲施藥圓治則貴矣

悸第二十八

傷寒悸者何以明之悸者心忪是也築築踢踢然動怔怔忪忪不能自安者是矣心悸之由不越二種一者氣虛也二者停飲也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悸者四逆散加桂五分是氣虛而悸者也飲水多必心下悸是停飲而悸者也其氣虛者由陽

氣內弱心下空虛正氣內動而爲悸也其停飲者由水停

心下心爲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則爲悸也又

汗下之後正氣內虛邪氣交擊而令悸者與氣虛而悸者

則又甚焉太陽病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

陽病若下之身重心下悸者不可發汗少陽病不可吐

吐下則悸而驚少陽病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

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是數者皆汗後協邪者與其氣

虛而悸者有以異也或鎮固或化散之皆須定其氣浮也

又飲水過多水飲不爲宣布留心下甚者則悸金匱要略

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飲之爲悸甚於他邪

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心下若水氣散則無所不

之浸於肺則爲喘爲欬傳於胃則爲噦爲噎溢於皮膚則爲腫漬於腸間則爲利下不可緩之也經曰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與茯苓甘草湯後治其厥不爾水漬於胃必作利也厥爲邪之深者猶先治水況其邪氣淺者乎醫者可不深究之

渴第二十九

傷寒渴者何以明之渴者裏有熱也傷寒之邪自表傳至裏則必有名證隨其邪淺深而見焉雖曰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其傳經者又有證形焉太陽主氣而先受邪當一二日發頭項痛而腰脊强者是矣太陽傳陽明則二三日發身熱目疼鼻乾

不得臥也陽明傳少陽則三四日發胸脅痛而耳聾此三陽皆受病爲邪在表而猶未作熱故不言渴至四五日陽傳太陰經邪氣漸入裏寒邪漸成熱當是時也津液耗少故腹滿而噎乾至五六日太陰傳少陰是裏熱又漸深也當此之時則津液爲熱所搏漸耗而乾故口燥舌乾而渴及至六七日則少陰之邪傳於厥陰厥陰之爲病消渴爲裏熱已極矣所謂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者是矣謂其熱能消水也所以傷寒病至六七日而渴欲飲水爲欲愈之病以其傳經盡故也是以厥陰病云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愈者是也邪氣初傳入裏熱氣散漫未收斂成熱熏蒸焦膈搏耗津液遂成渴也病人雖渴欲得飲水又不可

多與之若飲水過多熱少不能消故復爲停飲諸疾經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勿多與也
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若太渴
欲飲水猶當依證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
一斗與五升又曰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
宜五苓散至於大渴欲飲水數升者白虎湯加人參湯主
之皆欲潤其燥而生津液也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爲欲愈
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差小渴者乃強與飲之
因成大禍不可復救然則悸動也支結也喘咳噎噦乾嘔
腫滿下利小便不利數者皆是飲水過傷而診病之工當
須識此勿令誤也

振第三十

傷寒振者何以明之振者森然若寒聳然振動者是也
寒振者皆責其虛寒也至於欲汗之時其人必虛必寒
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振近戰也而輕者爲振矣戰爲重
與邪爭爭則爲鼓慄而戰振但虛而不至爭故止聳動而
振也下後復發汗振寒者謂其表裏俱虛也亡血家發汗
則寒慄而振者謂其血氣俱虛也諸如此者止於振聳爾
其振振欲擗地者有身爲振振搖者二者皆發汗過多亡
陽經虛不能自主持故身爲振搖也又非若振慄之比經
曰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發汗則動
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太陽病發

汗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
真武湯主之二湯者皆溫經益陽滋血助氣之劑經虛陽
弱得之未有不獲全濟之功者

戰慄第三十一

傷寒戰慄何以明之戰慄者形相類而實非一也合而言
之戰慄非二也析而分之有內外之別焉戰者身爲之戰
搖者是也慄者心戰是也戰之與慄內外之診也昧者通
以爲戰慄也通爲戰慄而不知有逆順之殊經曰胃無穀
氣脾瀆不通口急不能言戰而慄者卽此觀之戰之與慄
豈不異哉戰之與振振輕而戰重也戰之與慄戰外而慄
內也戰慄者皆陰陽之爭也傷寒欲解將汗之時正氣內



實邪不能與之爭則便汗出而不發戰也邪氣欲出其入
本虛邪與正爭微者爲振甚者則戰戰退止勝而解矣
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
是也邪氣外與正氣爭則爲戰戰其愈者也邪氣內與正
氣爭則爲慄慄爲甚者也經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
微虛裏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方其裏氣不守而爲邪
中於正氣正氣怯弱故成慄也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
也傷寒六七日欲解之時當戰而汗出其有但心慄而鼓
領身不戰者已而遂成寒逆似此證多不得解何者以陰
氣內盛正氣太虛不能勝邪反爲邪所勝也非大熱劑與
其灼支又焉得而禦之

四逆第三十二

傷寒四逆何以明之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溫者是也積涼成寒積溫成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傷寒始者邪在皮膚當太陽陽明受邪之時則一身手足盡熱當少陰太陰受邪之時則手足自溫是表邪漸緩而欲傳裏也經曰傷寒四五日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是太陽之邪傳之少陽也傷寒脈浮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是少陽邪傳於太陰也是知邪氣在半表半裏則手足不熱而自溫也至於邪傳少陰爲裏證已深雖未至厥而手足又加之不溫是四逆也若至厥陰則手足厥冷矣經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

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方用柴胡枳實芍藥甘草四
者皆是寒冷之物而專主四逆之疾是知四逆非虛寒之
證也又有四逆諸湯亦治四逆手足寒方用乾薑附子熱
藥者厥有旨哉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
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
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溫之大須識此勿令誤
也四逆與厥相近而非也經曰諸四逆厥者不可下是四
逆與厥有異也吐利煩躁見四逆者死是惡見其四逆也
診是之間熟詳究之

厥第三十三

傷寒厥者何以明之厥者冷也甚於四逆也經曰厥者陰

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謂陽氣內陷
熱氣逆伏而手足爲之冷也經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
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
微是知內陷者手足爲厥矣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
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
上竭亦是言發動其熱也先熱而後厥者熱伏於內也先
厥而後熱者陰退而陽氣得復也若始得之便厥者則是
陽氣不足而陰氣勝也大抵厥逆爲陰所主寒者多矣而
又有進退之別經曰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
不厥者自愈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厥四日厥少熱多其
病自愈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

陽氣退故爲進也病至厥陰傳經盡也當是之時陽氣勝
陰厥少熱多其病則愈若或陰氣反勝陽不得復厥多
少其病則逆厥爲陰氣至也熱爲陽寒復也至於利則
曰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厥者復爲陽
氣得復而利必自止熱者便爲厥是陰氣還勝也故復
利矣諸陽受氣於胸中邪氣客於胃中鬱鬱畱結則陽氣
不得敷布而手足爲之厥經曰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
胃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病在胃中當吐之者是矣厥
爲陰之盛也若更加之惡寒而蹇者陰氣之極也則難可
制經曰少陰病惡寒身蹇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是厥冷
之逆者神丹其能生乎

鄭聲第三十四

傷寒鄭聲爲邪音也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是謂鄭聲爲不正之音也傷寒鄭聲者則其聲如鄭衛之音轉不正也經曰虛則鄭聲今汗後或病人人聲轉者是也以此爲虛從可知矣又鄭聲者重語也正爲聲轉也若聲重而轉其本音者亦是矣昧者殊不知此妄以重爲重疊之語與譌語混而莫辨遂止以身熱脈數煩渴便難而多言者爲譌語以身涼脈小自利不渴而多言者爲鄭聲如此則有失仲景之本意兼鄭聲淫則語以正之則鄭聲不爲重疊正爲不正也況仲景之書三百九十餘證曲盡傷寒形候未有脫落而不言